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十八回 張庠生修神公像 姚鹽台建忠節坊

府尹于冕在家，一日，見數人直至廳中。于冕忙出廳來看，乃是一友，仁和癯生張傑，字萬英者，令人齋香紙牲儀，來祭奠於肅愍公神前。冕即出見禮，曰：「何勞張兄光臨設奠？」傑答曰：「待某奠畢，自當訴稟。」張傑遂令人設牲燃燭，焚香叩奠畢。仍又細觀公之神像，嗟呀半晌。乃對府尹公曰：「某昨夜夢謁先公神祠，見先公正襟危坐。顧某曰：『吾在京都任守，萬性感吾功德，香火甚盛，無暇一臨墳墓之祠。今夜方臨，適值汝來，特與汝言。吾蒙三朝聖恩，南北祠宇俱成。近墳祠連因久雨，吾之塑像，自左肩以下，丹堊之飾，微有脫落，而人未之見也。子盍為我修之。』某即於夢中領諾。既而某復叩問光公曰：『神公適才所言任守京都，某聞北京城隍，乃宋文丞相耳。』先公見說，笑顧某曰：『子不知吾，吾即文丞相再世也。今南畿並大同、河南，上帝亦命吾兼任。其土籍吾亦司之。吾今雖沒四十年，其忠魂無日不在天壤間。』復曰：『子知水乎？吾靈若水也。』言畢而起。某驚覺來，想神公豐度如生。驚異其事，謹具香紙牲儀，特來拜奠，適才觀公之像，果見左肩顏色剝落。」于冕亦上細觀，果然。冕泣拜於地曰：「大人靈爽在天不泯，此不肖孤之罪也！」張傑歎曰：「神公英靈，語予如水。正蘇長公所謂如水在地中，無往而不在也，顧某何人，而得神公之囑，有是夢耶！」次日，張傑即命塑像工匠，修整鮮儼而去。一日，浙江鹽台姚舒因歷吳山，見行人伍公，即春秋時伍子胥也。復過褚堂見僕射褚公，即唐時褚遂良也。來至棲霞嶺見武穆王岳公，即宋岳飛也。

特謁三台山瞻於肅愍公祠。慨然有感，遂齋香歷拜四祠。每到一祠，即徘徊久之。心中念曰：「觀四王公之忠節，皆祠於杭。欲共建一坊，一可以共播休烈，一可以勵後觀瞻。」遂言於鎮巡諸公，諸公聞言大悅，各捐俸資，不兩月而坊成，名曰「忠節坊」。立碑於其下，其碑文云：

忠節，天下之大賢，崇報，天下之公論。大賢不立，則人道有所虧；公論不明，則人心無所功。此忠節坊所以創建於今日也。夫豈徒然哉！蓋杭為古今人物名區，鴻儒碩輔，後先挺出。其孤忠大節，尤炳耀人耳目者有四。若吳行人伍公，在吳山之首。唐僕射褚公，在褚堂之中。宋岳武穆王，在棲霞嶺之西。我朝於肅愍公，在三台山之南。守臣歲修祀事孔虔，弗敢懈緩。乙卯，監察御史姚舒，奉上命督漕於浙。凡民所不便，與所便者，悉裁革振舉之無遺議，未幾，商賈大通，國計斯集，頻海千餘里，歡聲洋洋。於政暇即閱史傳，因憶四公風采，乃修瓣香，歷展拜祠下。徘徊瞻顧，咨嗟移時。其中感懷，殆有所不能忍者。既而曰：「以四公生平忠義慷慨，越人今祀於茲土。雖少足以致崇德報功之念，顧祠宇異處，地址遐僻，使人見聞不及，不足以廣其景仰之意，亦缺典也。盍樹一坊，以共播休烈於無窮哉。」時鎮巡諸公，聞而從之。又速商勸貸，咸踴躍應命，卜地於吳山之東衢，示以規畫，令有才幹者董其事，坊成，乃大書忠節於石額，分注四分官稱於左右，揭建坊之年、月、日。遂諧鎮、巡、藩、臬暨群屬官僚往視之，咸歎以為一時盛事。夫伍公佐吳，既成闔廬之霸業矣，及勾踐敗衄，有天以越賜吳之諫，而屬鏹之慘，卒墮宰嚭之奸謀。諸公輔唐，嘗恢太宗之帝業矣，及武氏僭立，有叩頭還笏之諫，竟遭許、李讒口而死。武穆王當建紹之間，削平群盜，進兵朱仙，人皆望其可以計日恢復矣，夫何賊檜主和，矯詔班師，乃冤死於大理。於肅愍公生當正、景之際，調兵守護，不惑南遷，人皆知其社稷之奇功也，夫何權奸忌嫉，適寡肆讒，遂授命於都下。嗟乎！此豈獨四公之不幸哉！天下之事，固或有成敗、訛伸不論，而人心之是非予奪，自有定論存焉。蓋成敗、訛伸者，一時之遭也；人心是非予奪者，萬世之公也。以四公忠節凜凜，雖嘗屈仰宜喪，而竟得顯白，且萃聚昭揭於今之雄藩通衢之上，使大節以伸，大譽以著，大義已明，異代齊芳，輝映雲漢。凡杭人暨南北往返道經於下者，顧瞻而嘉歎之，以興起其高山仰止之心，則事雖訛於當時，而深護夫萬世之人心，豈不足以委靈於九泉之下哉！故謹敘忠節之記云。

姚鹽台建坊之後，果然往來士庶，莫不敬仰其炎忠之誠意焉。

時於府尹公聞得姚鹽台建坊，乃親往觀之，歎曰：「吾父與三忠異代并列，可為無愧矣。」乃往謝姚公。姚公曰：「予素仰數公功烈忠節，不意承命漕政到此，調忠烈異代同心，因共建一坊，使萬世瞻仰，何煩京兆公致謝。且令先公功烈，迴過於三公矣。」冕歎曰：「當時廷論，亦謂我先君之冤死與武穆雖同，而功業則大過之，誠古今不易之論也。冕復何言！蒙列聖之大恩，憫先君之遺烈，今復承憲台建此忠節大坊，使先君配休伍、褚、岳三公，先君死無恨矣！」言畢，府尹公即辭姚院而回。